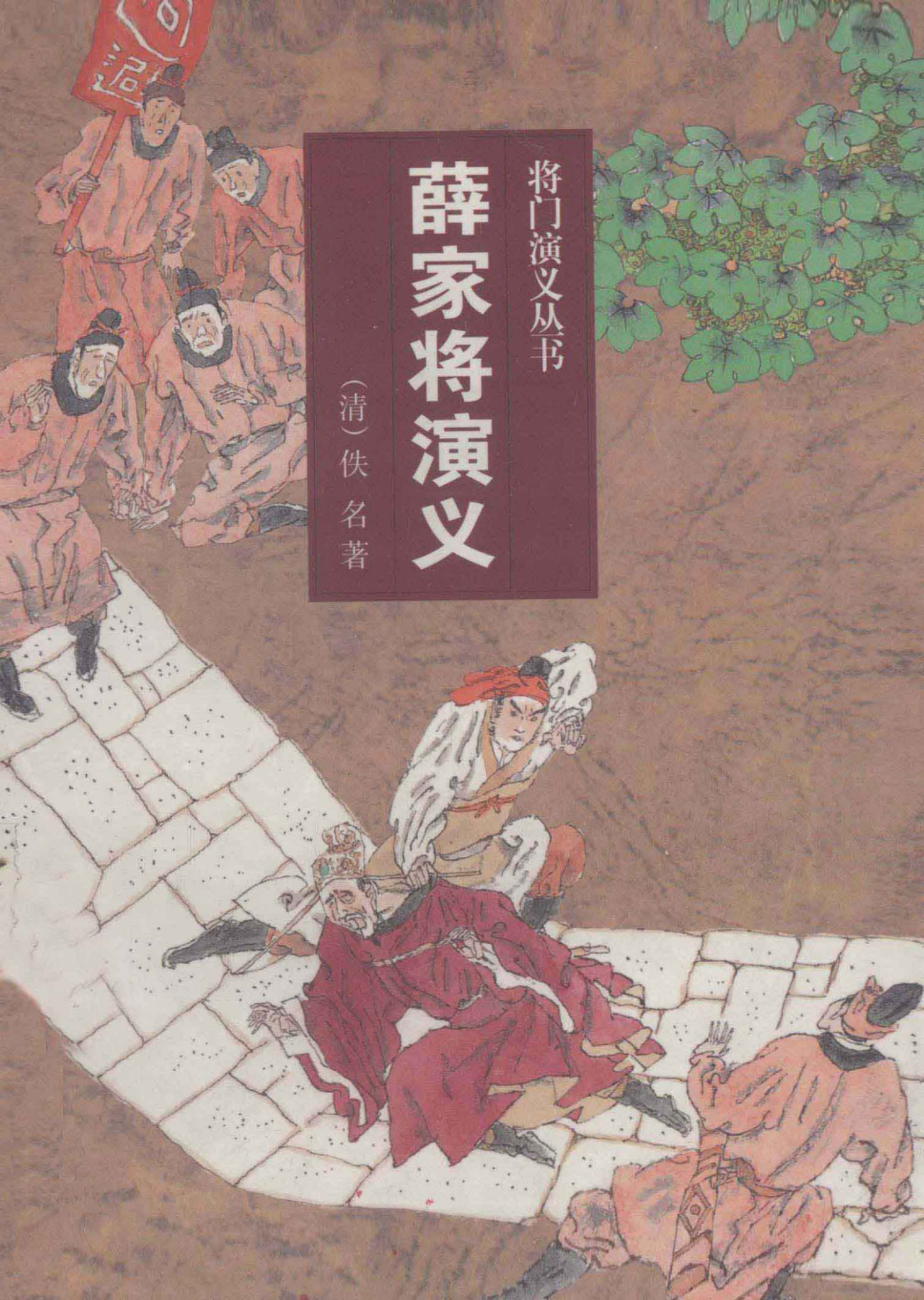


将门演义丛书

薛家将演义

(清)佚名著



将门演义丛书

薛家将演义

〔清〕佚名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Xuejiajiang Yanyi

薛家将演义 吴虹贤 乔之 吴一民 校点 [清]佚名 著

责任编辑:唐树凡

封面设计:岩冰 立武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5 插页 27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1—5 000 册 定价:14.50 元

ISBN 7—80626—308—x /I·65

前 言

《薛家将演义》描写的是薛家将的第一代英雄薛仁贵的传奇故事。征战北番胜利的唐太宗在返回长安途中梦见一个骑白马的白袍小将，手持方天画戟来救护自己。军师徐茂公解梦，预言东方将要作乱，保驾征东的应梦贤臣将是山西龙门县人氏薛仁贵。这时，不齐国向唐朝进贡礼物，被高丽国元帅盖苏文劫夺下来，并恶语辱骂唐太宗。唐太宗十分气愤，决意东征，派大将张士贵到山西招兵，借机寻找应梦贤臣薛仁贵。薛仁贵于父母亡故后一心习武，家产荡尽，穷困潦倒到给他人帮佣。后听说朝廷招兵，便去张士贵处投军，想不到却受到张的百般刁难，薛仁贵两次投军而不用。最后经鲁国公程咬金的保荐薛仁贵才勉强在军中当了一名火头军。入军后，薛仁贵改名薛礼。部队在行军途中薛礼得见九天玄女娘娘，拜受天书，武艺韬略大有精进。之后薛礼又得到九天玄女娘娘暗中相助，屡建奇功。可是张士贵弄奸，把薛礼的功劳记到自己的女婿何宗宪的名下。后经多方查验，真相大白。不久薛礼代替尉迟恭担任唐军统帅，受命征服高丽。薛礼东征追杀盖苏文，大获全胜被封为平辽王，衣锦还乡。张士贵亦受到应有的惩处。薛礼假扮差官查探妻子，途中误射亲生儿子薛丁山。到家后与两房妻子团圆。此段故事见《说唐演义后传》第16

回到第 55 回。

《说唐演义后传》题“鸳湖渔叟校订”。“鸳湖”即浙江嘉兴南湖。校订者无疑应是嘉兴的梓行者或书商。本书作者,实际应是清代民间艺人,其姓氏无可考。

《说唐演义后传》的版本有:清乾隆三年(1738)姑苏绿慎堂本、乾隆三十三年(1768)鸳湖最乐堂本、乾隆四十八年(1783)观文书屋本。本次点校以观文书屋本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择善而从,并重新分段、标点。

吴虹贤 乔之

1997 年 4 月于长春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回	举金狮叔宝伤力 见白虎仁贵倾家		(1)
第 二 回	大王庄薛仁贵落魄 怜勇士柳金花赠衣		(18)
第 三 回	富家女逃难托乳母 贫穷汉有幸配淑女		(27)
第 四 回	射鸿雁薛礼逢故旧 赠盘缠周青同投军		(36)
第 五 回	樊家庄三寇被获 薛仁贵二次投军		(46)
第 六 回	樊秀花愿招豪侠婿 薛仁贵怒打出山虎		(55)
第 七 回	金钱山老将荐贤 赠令箭三次投军		(65)
第 八 回	尉迟恭征东为帅 薛仁贵活擒董逵		(75)
第 九 回	白袍将巧摆龙门阵 唐天子爱慕英雄士		(85)

第 十 回	小将军献平辽论 瞒天计贞观过海	(95)
第 十 一 回	金沙滩鞭打独角兽 思乡岭李庆红认弟	(104)
第 十 二 回	薛礼三箭定天山 番将惊走凤凰城	(114)
第 十 三 回	汗马城黑夜鏖兵 凤凰山老将捕获	(124)
第 十 四 回	尉迟恭囚解建都 薛仁贵打猎遇帅	(133)
第 十 五 回	唐贞观被困凤凰山 盖苏文飞刀斩众将	(143)
第 十 六 回	薛万彻杀出番营 张士贵妒贤伤害	(153)
第 十 七 回	梅月英法逞蜈蚣术 李药师仙赐金鸡旗	(163)
第 十 八 回	盖苏文大败归建都 何宗宪袍幅冒功劳	(173)
第 十 九 回	尉迟恭犒赏查贤士 薛仁贵月夜叹功劳	(183)
第 二 十 回	番将力擒张志龙 周青怒锁先锋将	(193)
第二十一回	薛仁贵病挑安殿宝 尉迟恭怒打张士贵	(203)
第二十二回	火头军仙救藏军洞 唐天子驾困越虎城	(213)
第二十三回	护国公魂游天府 小爵主挂白救驾	(223)
第二十四回	秦怀玉冲杀四门 老将军阴灵显圣	(233)

第二十五回	孝子大破飞刀阵 唐王路遇旧仇星	(242)
第二十六回	雪花鬃飞跳养军山 应梦臣得救真命主	(251)
第二十七回	银銮殿张环露奸险 白玉关薛礼得龙驹	(261)
第二十八回	长安城活擒反贼 说帅印威重贤臣	(271)
第二十九回	卖弓箭仁贵巧计 逞才能二周归唐	(281)
第三十回	猩猩胆飞砧伤唐将 红幔幔中戟失摩天	(291)
第三十一回	宝石基采金进贡 扶余国借兵围城	(301)
第三十二回	程咬金诱惑盖苏文 摩天岭讨救薛仁贵	(311)
第三十三回	薛招讨大破围城将 盖苏文失计飞刀阵	(321)
第三十四回	扶余国二次借兵 朱皮仙播弄神通	(331)
第三十五回	香山弟子除妖法 唐国元戎演阵图	(341)
第三十六回	盖苏文误入龙门阵 薛仁贵智灭东辽帅	(351)
第三十七回	唐天子班师回朝 张士贵欺君正罪	(361)
第三十八回	平辽王建造王府 射怪兽误伤婴儿	(371)
第三十九回	王敖祖救活世子 薛仁贵双美团圆	(381)

家住遥遥一点红 山西

飘飘四下累无踪 履

三岁孩童干两价 人贵(仁贵)

保主跨海镇西东

第一回

举金狮叔宝伤力
见白虎仁贵倾家

诗曰：

仁贵穷来算得穷，时来方得遇英雄。

投军得把功劳显，跨海征东官爵荣。

贞

观天子驾坐金銮，自从班师回家有两月有余。山西绛州龙门县张士贵招兵没有姓薛的，故打本章到来。黄门官呈上，朝廷一看，上写：“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臣张环，奉我王旨意，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军旗号。天下九省四郡各路人民投军者不计其数，单单没有姓薛的，应梦贤臣一定是狗婿何宗宪。愿陛下详察。”

朝廷叫声：“先生，张环本上说并没有姓薛的，便怎么样？”茂公说：“陛下不必担忧，龙门县一定有个薛仁贵，待张环招足了十万人马，自然有薛仁贵在里边的。”

君臣正在讲论，忽有黄门官俯伏说：“陛下龙驾在上，今有不齐国使臣现在午门，有三桩宝物特来进贡。”

皇爷龙颜大悦，说：“既然有宝物进贡，降朕旨意，快宣上来。”黄门官领旨传出：“宣进来。”

有不齐国使臣上金銮殿俯伏朝见，说：“天朝圣主龙驾在上，小邦使臣官王彪见驾，愿圣主万寿无疆！”

朝廷把龙目望下一瞧，只见使臣官头上戴一顶圆翅纱貂，狐狸倒照，身穿猩猩血染大红补子袍，腰围金带，脚踏乌靴。但是这个脸看不出的。不知为什么用这一块纱帕遮了面，就像钟馗送妹模样。天子看不出，就道：“问你可是不齐国使臣王彪么？”应道：“臣正是。”天子说：“你邦狼主送三桩什么宝物与寡人？”

王彪说：“万岁请看献表就知明白。”把表章展开。

朝廷一看，上写：“臣不齐国云王朝首天朝圣主，愿天子万岁！因小国无甚异宝，惟有三桩鄙物：赤金嵌宝冠、白玉带一围、绛黄蟒服一领。略表臣心。”天子大悦，说：“爱卿，如今这三件宝物拿上来与寡人看。”

王彪说：“阿呀，圣上啊！臣该万死！”

天子大惊，说：“为什么？三桩宝物进贡入朝，乃是你的功劳，还有何罪？”

王彪道：“万岁阿！不要说起。臣奉狼主旨意，把三桩宝物放在车子上，叫四名小番推了，打从东辽国经过。遇着高建王驾下大元帅盖苏文拦住去路，劫去三桩宝物，把小番尽皆杀死。臣再三跪求，饶我一命。还讲万岁爷许多不逊，臣不敢奏。”

天子大怒，说：“有这等事？你细细奏来。”

王彪领旨，说：“万岁！这盖苏文说：‘中原花花世界，要兴兵过海，去夺大唐天下，如在反掌！少不得一统山河全归于我，何况这三桩宝物？留在这里，你寄个信去。’小臣被他拿住，刺几行字在面上，故把纱遮面上。求万岁恕臣之罪。”

天子说：“卿家无罪。你把纱帕拿去，走上来待朕看看。”

那王彪鞠躬到龙案前，把纱帕去掉了。天子站起身一看，只见他面上刺着数行字道：

面刺海东不齐国：东辽大将盖苏文。把总
催兵都元帅，先锋挂印独称横：几次兴兵离大
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进贡，明年八
月就兴兵。生擒敬德秦叔宝，活捉长安大队军。
战书寄到南朝去，传与我儿李世民！

天子看了这十二句言语犹可，独怪那“传与我儿李世民”这一句，不觉那龙颜大怒，大叫：“阿唷，阿唷！罢了，罢了！”

这一声喊惊得使臣魂不附体，连忙趴定金阶说：“万岁饶命阿！”

朝廷说：“与你无罪！”

吓得那文武战战兢兢。徐茂公上前问道：“陛下，他面上刺的什么，陛下龙颜大怒起来？”

朝廷说：“徐先生，你下去观看一遍，就知明白。”

茂公走过去看了一遍，说道：“陛下如何？梦内之事不可不信。东辽此人作乱，非同小可，不比扫北之易。请陛下龙心宽安。待张士贵收了应梦贤臣，起兵过海征服他就是了。”

天子就令内侍把金银赏赐王彪，叫声：“爱卿，你路上辛苦劳烦。降旨一路汛地官送归过海，若到东辽国去见这盖苏文，叫他脖子颈候长些，百日内就来取他的颅头便了！你是去罢。”使臣王彪叩谢：“愿我皇圣寿无疆！”不齐国使臣退出午门，回归过海不必去表。

如今再讲贞观天子叫声：“徐先生，此去征东，必要应梦贤臣姓薛的方可平复的。”

茂公道：“这个自然。东辽不比北番，利害不过，多有吹毛画虎之人，撒豆成兵之将。要薛仁贵方破得这班妖兵怪将。

若是我邦这班老幼兄弟们，动也动不得。”

朝廷道：“如此说起来，就有薛仁贵，必要个元帅领兵的。寡人看这秦王兄年高老迈，哪里掌得这个兵权？东辽好不枭勇，他去得的么？必要个能干些的才为元帅去得。”

这是天子好心肠，好意思，是这等说道：“秦王兄为了多年元帅，跋涉了一生一世。今日东征况有妖兵利害。把这颗帅印交了别人，脱了这劳碌，安享在家，何等不美？”

那晓得都是不争气的秦叔宝，假装不听见，低了头在下边。尉迟恭与程咬金从不曾为元帅过的，不知道这元帅有许多好处。在里面听得万岁说了这一句，大家装出英雄来了。尉迟恭挺胸叠肚。程咬金在那里使脚弄手起来。

朝廷说：“朕看来倒是尉迟王兄能干些，可以掌得兵权。”

天子还不曾说完，敬德跪称：“臣去得。谢我主万岁、万万岁！”程咬金见尉迟恭谢恩，也要跪下来夺这个元帅。

那晓得秦琼连忙说：“住了！”上前叫声：“陛下，万岁道臣年迈无能，掌不得兵权，为什么尉迟老将军就掌得兵权？他与臣年纪仿佛。昔日在下梁城，臣与尉迟将军战到百十余合以后，三鞭换两铜，陛下亲见他大败而走。看起来臣与他只不过芦地相连，本事他也不叫什么十分高，何见今日臣就不及他？当初南征北讨，都是臣领兵的。今日臣就去不得了，岂不要被众文武耻笑，道老臣无能，怕去了。求陛下还要宽容。”

程咬金说：“当真，我们秦哥还狠。元帅积祖是秦家的。我老程强似你万倍，尚不敢夺他。你这黑炭团到得那里是那里，思想要夺起帅印来？”

朝廷说：“不必多言。啊秦王兄，虽只如此，你到底年高了，尉迟王兄狠些。”

叔宝叫声：“陛下，你单道老臣无能，自古道：年老专擒年

小将，英雄不怕少年郎！臣年纪虽有七旬，壮年本事不但还在，更觉狠得多了；智量还高，征东纤细事情如在臣反掌之易。不是笑着尉迟老将军，你晓得横冲直撞，比你怯些胜了他，比你勇些就不能取胜了。那里晓得为元帅的法度？长蛇阵怎么摆？二龙阵怎么破？”

敬德哈哈笑道：“秦老千岁，某家虽非人才出众，就是为帅之道也略晓一二。让了某家吧！”

叔宝说：“老将军，要俺帅印，圣驾面前各把本事比一比看。”

天子高兴的说：“倒好，胜者为帅。”传旨午门外抬进金狮子上来，放在阶前，铁打成的，高有三尺，外面金子裹的，足有千斤重。

叔宝说：“尉迟将军，你本事若高，要举起金狮子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

敬德想道：“这个东西有千斤重。当初拿得起，走得动，如今来不得了。”叫声：“秦老千岁，还是你先拿我先拿？”

叔宝说：“就是你先来！”

敬德说：“也罢，待某来！”把皂罗袍袖一转，走将过来，右手拄腰，左手拿住狮子，脚挣一挣，动也动不得一动，怎样九转三回起来？想来要走动，料想来不得的，只好把脚力挣起来的。缓缓把脚松一松，跨得一步，满面挣得通红，勉强在殿上绕得一圈。脚要软倒来了，只得放下金狮子，说：“某家来不得。金狮子重的很，只怕老千岁拿不起！”

叔宝嘿嘿冷笑，叫声：“陛下如何？眼见尉迟老将军无能，这不多重东西就不能够绕三回。秦琼年纪虽高，今日驾前绕三回九转与你们看看。”

程咬金说：“这个东西不多重，这几斤我也拿得起的。秦

哥自然走三回绕九转，不足为奇的。”

那秦琼听言，一发高兴。就把袍袖一捋，也是这样拿法，动也不动，连自己也不信起来，说：“什么东西？我少年本事那里去了？”犹恐出丑，只得用尽平生之力举了起来，要走三回，哪里走得动！眼前火星直冒，头晕凌凌，脚步松了一松，眼前乌黑的了。到第二步，血朝上来，忍不住张开口鲜血一喷，迎面一跤，跌倒在地，呜呼哀哉！

要晓得叔宝平日内名闻天下，都是空虚，装此英雄，血也忍得多，伤也伤得多。昔日正在壮年，忍得住。如今有年纪了，旧病复发，血都喷完了，晕倒金銮。吓得天子魂飞海外，亲自忙出龙位，说：“秦王兄，你拿不起就罢了，何苦如此！快与朕唤醒来。”众公爷上前扶定。

程咬金大哭起来，叫声：“我那秦哥啊！”尉迟恭看叔宝眼珠都泛白了，说：“某家与你作耍，何苦把性命拼起来？”咬金说：“呸！出来！我把你这黑炭团狗攥的！”尉迟恭也说：“呸！不要骂！”咬金道：“都是你不好！晓得秦哥年迈，你偏要送他性命。好好与我叫醒了，只得担些干系；若有三长两短，你这黑炭团要碎刷下来的！”

秦怀玉看见老子斗力喷血死的，跨将过来，望着尉迟恭夹胸前只一掌。他不防的，一个鹞子翻身，跌在那边去了。敬德爬起身来说：“与我什么相干？”程咬金说：“不是你倒是我不成？侄儿再打！”秦怀玉又一拳打过去。敬德把左手接住他的拳头，复手一扯。怀玉反跌倒在地。爬起身来思量还要打，朝廷喝住了，说：“王兄、御侄，不必动手，金銮殿谁敢吵闹？叫醒秦王兄要紧。”

两人住手。尉迟恭叫声：“老千岁苏醒！”朝廷说：“秦王兄醒来！”大家连叫数声。秦琼悠悠醒转，说：“阿唷！罢了，罢

了！真乃废人也。”朝廷说：“好了！”尉迟恭上前说：“千岁，某家多多有罪了！”程咬金说：“快些叩头陪罪！”

叔宝叫声：“老将军说那里话来。果然本事高强，正该与国出力。俺秦琼无用的了！”眼中掉泪，叫声：“陛下，臣来举狮子，还思量掌兵权，征东辽。如今再不道四肢无力，昏沉不醒，在阳间不多几天了。万岁若念老臣昔日微功，等待臣略好些，方同去征东。就去不能够了，还有言语叮嘱尉迟将军，托他帅印，随驾前去征东。陛下若然一旦抛撇了臣，径去征东，臣情愿死在金阶，再不回衙了。”

朝廷说：“这个自然，帅印还在王兄处，还是要王兄去平得来。没有王兄，寡人也不托胆。王兄请放心回去，保重为主。”

叔宝说：“既如此，恕臣不辞驾了。我儿扶父出殿。”怀玉应道：“爹爹，孩儿知道。”那番秦怀玉与程咬金扶了秦琼。尉迟恭也来搀扶，出了午门，叫声：“老千岁！恕不远送了。”叔宝说：“老将军请转，改日会罢！”一路回家，卧于床上，借端起病，看来不久。

单说天子心内忧虑秦琼。

茂公说：“陛下，国库空虚，命大臣外省催粮。又要能干公爷到山东登州府督造战船一千五百号，一年内成功，好跨海征东。这两桩要紧事情迟延不得。”

天子说：“既如此，命鲁国公程咬金往各省催粮；传长国公王君可督造战船。”二位公爷领旨，退出午门。王君可往登州府，程咬金各路催粮，不表。

再讲山西绛州府龙门县该管地方，有座太平庄，庄上有个村名曰薛家村。村中有一富翁名叫薛恒，家私巨万。所生二子，大儿薛雄，次儿薛英。才交三十，薛恒身故。弟兄分了家私，各自营业。这二人各开典当，良田千顷，富称故国，人人相

称。

员外次子薛英，娶妻潘氏，三十五岁生下一子，名唤薛礼，双名仁贵。从小到大不开口的，爹娘不欢喜，道他是哑巴子。直到五十岁庆寿，仁贵十五岁了。一日睡在书房中，见一白虎揭开帐子扑身进来，吓得他魂飞天外，喊声：“不好了！”才得开口。当日拜寿，就说爹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薛英夫妇十分欢喜，爱惜如珠。不晓得罗成死了，薛仁贵所以就开口的。不上几天，老夫妇双双病死了。只叫做：白虎当头坐，无灾必有祸。真曰：“白虎开了口，无有不死。”

仁贵把家私执掌，也不晓得开店，日夜习学武艺，开弓跑马，名闻天下，师家请了几位，在家习学六韬三略。又遭两场回禄，把巨万家私、田园屋宇弄得干干净净。马上十八般，地下十八件般般皆晓，件件皆能。箭射百步穿杨，日日会集朋友放马射箭。家私费尽，只剩得一间房子。吃又吃得，一天要吃一斗五升米，又不做生意，哪里来得吃？卖些家货什物，不够数月吃得干干净净。楼房变卖，无处栖身，只得住进一山脚下破窑里边，犹如叫花子一般。到十一月寒天，又无棉衣，夜无床帐，好不苦楚！

饿了两三天，哪里饿得过，睡在地上，思量其时八、九月还好，秋天还不冷。如今寒天冻饿难过。绝早起身出了窑门，心中想道：“往那里去好呢？有了！我叔父家中十分豪富，两年从不去搅扰他，今日不免走一遭。”心中暗想，一路早到。抬头看见墙门门首有许多庄客，尽是刁恶的，一见薛礼，假意喝道：“饭是吃过了，点心还早。不便当别处去求讨罢！”

正是：

龙逢浅水遭虾戏，虎落荒崖被犬欺。

薛仁贵一听刁奴之言，心中不觉大怒，便大喝道：“你们这

班狗头，眼珠都是瞎的？公子爷怎么将来比做叫花的？我是你主人的侄儿，报进去！”

那些庄汉道：“我家主人大富大贵，那里有你这样穷侄儿？我家员外的亲眷甚多，却也尽是穿绫着绢，从来没有贫人来往。你这个人不但穷，而且叫花一般，怎么好进去报？”

仁贵听说，怒气冲天，说：“我也不来与你算帐，待我进去禀知叔父，少不得处治！”

薛礼洒开大步，走到里边。正遇着薛雄坐在厅上，仁贵上前叫声：“叔父，侄儿拜见！”

员外一见，火星直冒，说：“住了！你是什么人，叫我叔父？”薛礼道：“侄儿就是薛仁贵。”员外道：“喏！畜生！还亏你老脸前来见我。叔父我想，你当初父母养你如同珍宝，有巨万家私托与你，指望与祖上争气。不幸生你这不肖子，与父母不争气，把家私费尽，还有面目见我！我只道你死在街坊，谁知反上我门到来做什么？”

仁贵说：“侄儿一则望望叔父；二则家内缺少饭米，要与叔父借米一、二斗，改日奉还。”薛雄说：“你要米何用？”仁贵道：“我要学成武艺，吃了跑马。快拿来与我。”

薛雄怒道：“你这畜生！把家私看得不值钱，巨万拿来都出脱了。今日肚中饥了，原想要米的，为何不要到弓、马上去寻来吃？”

仁贵说：“叔父，你不要把武艺看轻了。不要说前朝列国。即据本朝有个尉迟恭，打铁为生，只为本事高强，做了鄂国公。闻得这些大臣都是布衣起首。侄儿本事也不弱，朝里边的大臣如今命运不通，落难在此，少不得有一朝际遇，一家国公是稳稳到手的。”

薛雄听了又气又恼，说道：“青天白日，你不要在此做梦！